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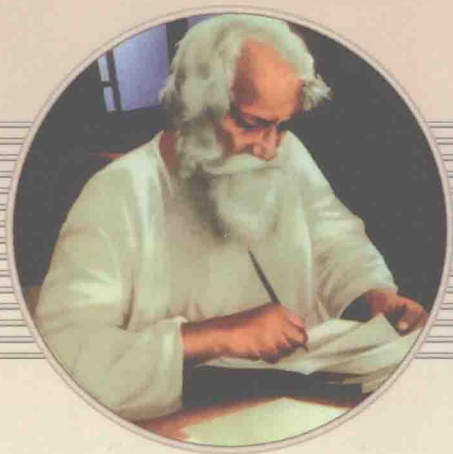
文学卷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十〕 长篇小说

董友忱 等译
黄志坤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十〕(长篇小说)

董友忱 黄志坤 等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全译. IV, 长篇/(印)泰戈尔(Tagore, R.)著;
董友忱 黄志坤等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 9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ISBN 7-5075-1658-X

I. 泰… II. ①泰…②董…③黄…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印度-现代 IV. 1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600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总编室: 010-63370164

发行部: 010-63370170 6337099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刷

960×640 1/16 开本 216 印张 253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全套共 16 册): 540.00 元

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他以诗稿《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泰戈尔的小说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他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这套丛书在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版本是泰戈尔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孟加拉语中只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分，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在这套丛书中，译者根据小说的篇幅，把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中13部长篇小说中的4部，即《四个人》、《两姐妹》、《花圃》、《人生四章》（每部约有5—6万字）及95篇短篇小说中两篇篇幅较长的小说《科鲁娜》、《被捣毁的窠臼》（每部约有5—6万字）作为中篇小说，单独结集成册。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泰戈尔一生中共创作了93篇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这套丛书完整地收入了这些小说，无一遗漏，可以说是泰戈尔小说在中国目前最全的译本。

这套丛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小说全部都是从泰戈尔小说原文直接翻译的。也就是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接翻译的泰戈尔小说完整译本。

感谢参与这套丛书翻译工作的董友忱先生等译者的辛勤工作！这套书的问世，有利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更为准确地欣赏和研究泰戈尔的全部小说。

吴仲书

第三十七章

诺科特罗带领军队，从城东门进入都城，戈宾多马尼克带了一些金钱和几个亲随仆人，向城西门走去。市民们吹起了笛子和螺号，擂响了大鼓，高声喊叫着欢迎诺科特罗驾到。在戈宾多马尼克骑马经过的那条大街上，没有人出来为他送行。站在大街两旁的女人们，大声地咒骂他，因为饥饿的孩子们在啼哭，她们自己也在饿着肚子，所以她们就更加起劲地咒骂起来。甚至在不久前闹饥荒的时候曾经得到国王食物和安慰的那个老头，现在也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来，指着国王诅咒。在母亲们的唆使下，孩子们跟在国王的后面，乱哄哄地嘲弄他。

国王目视前方，缓缓而行。一个农民从地里走过来，见了国王，毕恭毕敬地向他躬身施礼。国王心里十分感动。国王走到他的身边，亲切地向他告别。在他离开王国的时候，只有这一个农民，满怀着悲痛而恭敬的心情为他送行。看见一群孩子跟在国王后边大喊大叫，这位农民非常生气，他训斥这些孩子们，国王却制止了他。

最后，国王顺路来到凯达赖绍尔的茅屋前。他又一次深情地望着右侧的这座房子。当时正值冬季的早晨，太阳的光华刚刚透过薄雾，洒满大地。国王望着这所房子，又想起了去年阿沙拉月的那个早晨：当时彤云密布，大雨滂沱。宛若新月一样柔弱的小女孩哈湿，倒在床边上，昏迷不醒。小达达当时什么也不懂，他一会儿叼着姐姐的衣襟，端详着姐姐的脸；一会儿又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轻轻地抚摸姐姐的面颊。在今天这个阿格拉哈扬月的早晨，空气格外清新，露珠在四周熠熠闪光。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却仿佛罩上了昔日那个阿沙拉月早晨的忧郁的阴影。今天把他赶出王宫并且使他蒙受耻辱的那个命运之神，在那个阿沙拉月的昏暗的早晨，曾经坐在这所茅屋的门边等待过他。就在这里，他第一次与自己的命运之神相逢。国王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他久久立在那里，凝望着这所房子。除了他的侍从，路上还没有行人。孩子们遭到那个农民的呵斥后都跑掉了，可是当那位农民一走开，他们又都回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使国王从沉思中醒过来，他叹了一口气，又开始慢慢地策马向前走去。

在孩子们的叫喊中，国王忽然听到一个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发现小特卢博撒开两只小脚，举着两只小手，笑眯眯地向他跑过来。凯

达赖绍尔出去欢迎新国王了,家里只剩下特卢博和一个年迈的女仆。戈宾多马尼克勒住马头,翻身从马上跳下来。特卢博笑嘻嘻地跑到国王跟前,一下子就扑到他的身上。特卢博扯着他的衣襟,把脸藏在他的两膝之间。当这孩子那种欢乐激动的心情平静了一些之后,他就十分严肃地对国王说:“我要骑马。”

国王把他扶上马背。他骑在马上,用手搂着国王的脖子,把自己那温柔的脸蛋贴在国王的面颊上。特卢博以他那微弱的理智,开始感触到国王内心发生的一种变化,因此,特卢博就拉着国王,搂着他的脖子亲了起来,想恢复国王往日的心绪,就像要唤醒一个沉睡的人似的。最后,当特卢博感到自己的努力毫无结果时,他就把两个手指头放在嘴里,闷闷不乐地坐在马背上。国王明白了特卢博的心情,于是他就一次又一次地吻着他。

最后,国王说:“特卢博,我该走啦。”

特卢博望着国王的脸,说道:“我也走。”

“你到哪儿去?”国王说,“你应当留在你叔叔的身边。”

“不,我也走。”特卢博说。

这时候,那位年老的女仆从房子里走出来。她絮絮叨叨地骂着,走到他们身边,使劲儿抓住特卢博的手,说道:“走,回去!”

特卢博的两只小手使劲地搂住国王,十分恐惧地把脸藏在国王的怀里。国王沉痛地想,撕破心脏倒可以忍受,可是又怎么能忍心解开这两只小手呢?但是又不得不解开呀!国王小心翼翼地解开特卢博的两只小手,狠心把他交给了女佣。特卢博拼命地哭起来,并且举着小手叫道:“爸爸,我也去。”国王连头也没回,急忙翻身上马,向前奔去。尽管国王已经走出了很远,可是他仿佛还可以听到特卢博那悲戚的恸哭声,仿佛还可以看见,他举着两只小手在呼叫着:“爸爸,我也去。”泪水从国王那慈祥的眼睛里滴滴下来。他再也分辨不出道路和渡口。泪水遮住了视线,仿佛整个世界都罩上了一层云雾。国王放开缰绳,让马自由地向前奔驰。

对面走过来一队莫卧儿士兵,他们看见国王,都笑了起来,甚至开始粗暴地戏弄国王的侍从。国王的一位内侍官当时正骑着马赶路。他看见这种场面后,就策马跑到国王的面前,并且说道:“伟大的陛下,这种侮辱实在难以忍受。他们看到陛下这身可怜的装束,竟然这样放肆地讥笑陛下。请陛下拿着这把宝剑,缠上这块缠头巾,在这里略等片刻,让我带手下人去教训一下这群畜生!”

国王说:“不,诺容拉伊,我不需要宝剑和缠头巾。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呢？比这再严重的污辱现在我都可以忍受。我不想靠宝剑去赢得世人的尊敬。尘世间的黎民百姓既然能忍受耻辱和痛苦，那么看在宇宙之神的面上。我也能忍受这一切。朋友变成仇敌，受恩之人变成了负义之徒，谦恭的人变成傲慢者，对于这一切我一时简直难以忍受，可是现在我不但可以忍受，而且心里感到很坦然。我现在才知道，谁是我真正的朋友。去吧，诺容拉伊，请回去吧！你要热烈地欢迎诺科特罗，要像尊敬我那样尊敬他。你们大家要永远辅佐诺科特罗走正道，为黎民百姓造福。这就是在我离别时对你们的一个请求。要注意，即便他有了过失，你们也千万别再提起我，或者拿他同我相比，那样做会使他感到难堪的。现在，我就告辞了。”

说完国王拥抱了这位内侍官，然后就起身走了。内侍官向他躬身施礼，然后擦干泪水，也上马离去。

当国王一行来到戈摩迪河边一处较高的地方时，比尔邦祭司从树丛中走出来。他来到国王的面前，双手合十，触着前额，说道：“祝愿陛下一路平安！”

国王下了坐骑，向他躬身致意。

比尔邦说：“我来向你告别。”

“师傅，请你留下来，为诺科特罗出谋献计，为王国造福。”

“不必了，”比尔邦说，“既然你已经不在这里做国王了，我留下来也是没用的。我留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事。”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你应当同情我的处境！有你在我身边，我那软弱的心灵就会变得坚强有力。”

比尔邦说：“哪里有我的工作，我就到哪里去。陛下，你要知道，不论我留在你的身边，还是住在什么遥远的地方，我对你的爱是永远不会泯灭的。可是，陪伴你到森林里去，我又能做什么呢？”

“那么，我这就告辞了。”国王轻声说道，然后又一次向祭司躬身致意。比尔邦和国王就此分手了。

第三十八章

诺科特罗十分隆重地登上了国王的宝座，改名为丘特罗马尼克。国库里的资金已经不多了。为了支付曾经许诺的一切和打发莫卧儿军队回去，他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财。所以，丘特罗马尼克开始统治这个王国的时

候,黎民百姓正面临着严重的饥馑和穷困。到处怨声载道,到处是哭声。

不仅戈宾多马尼克的亲随,而且就连戈宾多马尼克坐过的宝座和睡过的卧榻,仿佛都在默默地诅咒这个新国君。丘特罗马尼克对此十分恼火。他决心消灭戈宾多马尼克的一切痕迹,毁灭戈宾多马尼克的一切用具,赶走戈宾多马尼克的一切亲随侍从。他甚至一听到戈宾多马尼克的名字,都忍受不了。谁要是提到戈宾多马尼克,他就认为那是在影射他。他总觉得大家对他这国王不够尊重,因此,他常常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弄得宫廷里的内侍官们都十分惊恐。

他对管理国事一窍不通,可是谁要是给他提出个什么建议,他就会气势汹汹地说:“难道我连这个都不懂吗!你简直把我当成傻瓜了。”

他总觉得,大家都以为他是个非法的篡位者,因而都在默默蔑视他。因此,他就更加乱用王权,肆无忌惮地实行独裁统治。他为所欲为,任意袒护坏人,任意诛杀无辜——仿佛是要特别显示这种独裁似的。他袒护了不应该袒护的坏人,杀害了不应该杀害的好人。黎民百姓大批饿死,他却日夜寻欢作乐——每天歌舞酒宴不绝。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一个在位的国君敢如此大搞个人独裁,敢如此大行一人专制!

臣民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丘特罗马尼克对此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对国王的不尊,他采用暴力、高压和恐怖手段,企图堵住人们的嘴。整个王国犹如昏睡的黑夜一样,沉默了。可是,这就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忿懑。昔日温和的诺科特罗,今天变成了残暴的丘特罗马尼克国王。其实,发生这种变化也并不奇怪。在大多数情况下,心肠软弱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变得十分残暴凶狠,为所欲为。

罗库波迪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能说,在这之前复仇的怒火一直在他的心中燃烧,因为这种复仇的情绪逐渐消逝了,而实现他业已开始的事业就成了他唯一的追求。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克服重重障碍,为达到这一目标而日夜奔走,最后,他的目的终于实现了。他尝到了一种令人心醉的乐趣。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东西会使他感到更幸福的了。

罗库波迪走进自己的庙里,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尽管罗库波迪早已知道久伊辛赫已经不在人世,可是当他再走进庙里时,仿佛是第二次得知久伊辛赫已经不在似的。他总觉得,久伊辛赫还在庙里,尔后才想起来,久伊辛赫已经离开人世。庙门忽然被风吹开了,他惊奇地转过脸去瞧一眼,发现久伊辛赫并没有回来。他觉得久伊辛赫可能还在他住过的房间里——可是他迟迟不敢走进那个房间,他担心走进去后,会发现久伊辛赫不在那

里。

最后,当晚霞已经消逝,树影变得昏黑的时候,罗库波迪才慢慢地走进久伊辛赫的房间。这间空荡无人的房子,就像墓穴一样死气沉沉。房间的一侧有一个木箱子。箱子旁边放着久伊辛赫的一双木板拖鞋,上面落满了灰土。墙上挂着一张久伊辛赫亲手绘制的迦利女神的画像。在东面一个角落里,放着一盏铁座铜灯。自从久伊辛赫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点燃这盏灯了,灯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在靠近这盏灯的墙壁上,还残留着灯火熏黑的痕迹。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几件东西,房间里一无所有。罗库波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在空荡寂静的房间里轻轻地回响着。天色渐渐黑下来,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只有蜥蜴,偶尔发出咝咝的声音。一阵冷风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罗库波迪坐在木箱上,全身颤抖起来。

就这样,罗库波迪在这座无人居住的庙里度过了一个月,但是他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住下去了。他不得不抛弃祭司这个职业。他决定进入王宫,参与朝政。他发现,为非作歹、欺压勒索、无法无天的现象遍布全国,而且人们干这种勾当的时候都打着丘特罗马尼克国王的旗号。罗库波迪企图在王国内恢复秩序,于是他就向丘特罗马尼克出谋献策。

可是丘特罗马尼克却十分生气,他说:“师傅,你知道如何安邦治国吗?关于这一类事情,你是根本不懂的。”

看到国王如此骄横跋扈,罗库波迪简直惊呆了。他发现,国王再也不是昔日的诺科特罗了。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国王经常和罗库波迪发生争执,他想:“罗库波迪一定认为,是他把我扶上宝座的。”所以,丘特罗马尼克国王一看见罗库波迪就感到浑身都不舒服。

有一天,丘特罗马尼克终于明确地对罗库波迪说:“师傅,你回去管你庙里的事去吧!王宫里根本就不需要你。”

罗库波迪瞪着一双喷火的眼睛,盯着丘特罗马尼克国王的脸,丘特罗马尼克也感到有些难堪,于是就转过脸去走了。

第三十九章

诺科特罗返回都城的那一天,凯达赖绍尔就前去晋见。虽然经过许多周折,他还是没能见到新国王。对士兵和卫士们的推推搡搡,他很害怕。最后,他拼命地逃走了。在戈宾多马尼克时代,他住在王宫里,享受着王族的

待遇,并且又和年轻的诺科特罗亲王特别要好。可是戈宾多马尼克离开王宫后不久,他的生活就遇到了困难。从前,他就像国王的影子一样,大家都惧怕他,尊敬他;可是现在却没有人再理睬他了。从前,谁有什么大事小情,都来求他帮助;可是现在,即便是在路上碰到他,谁也不愿意再和他多说一句话。现在,他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再次进宫,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有一天,他带了一些礼物,直接闯入王宫,去拜谒丘特罗马尼克国王。他故意装作恭顺有礼的样子,笑嘻嘻地来到国王面前。

国王一见到他,就发起火来:“笑什么!你是想和我开玩笑吧!难道你来这里就是为了笑吗?”

持王杖的宫丁、卫士长、保镖、大臣、谋士也都对他大声训斥起来。在凯达赖绍尔那排外露的牙齿上,立即垂下了一道帷幕。

丘特罗马尼克对他说:“你有什么话要讲就赶快讲,讲完赶快走!”

凯达赖绍尔一时想不起来该讲什么了。他费了很大的劲儿事先想好的那些话,现在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最后,国王又说道:“如果你没有什么要讲的,你就快走吧。”

这时凯达赖绍尔才意识到,必须马上说点什么了。于是,他就装作可怜巴巴的样子,用凄凉的语调说道:“伟大的陛下,难道您真把特卢博给忘了吗?”

丘特罗马尼克国王更加恼火了。可是愚蠢的凯达赖绍尔一点也没有察觉到,于是又继续说道:“他整天哭哭啼啼地呼叫着陛下:‘叔叔啊,叔叔!’”

丘特罗马尼克说:“我看你真够厚颜无耻了!你的侄子怎么会叫我叔叔呢?大概是你教的吧?”

凯达赖绍尔双手合十,十分委屈地说:“伟大的陛下——”

“喂,来人呐!把他连同那个孩子立即赶出我的王国!”

卫士们的许多手臂一齐落在他的肩上,凯达赖绍尔犹如囚犯一样,立刻被拖了出去。他手里的篮子也被卫士们夺走了,里边的东西被分光了。就这样,凯达赖绍尔带着特卢博离开了特里普拉城。

第四十章

罗库波迪又回到庙里。他回来后发现,再也没有人向他施舍衣物,也没有充满友爱的心灵在等待着他。石庙仍然伫立着,里面死气沉沉,毫无生

气。他走到戈摩迪河边，坐在洁白的石阶上。在石阶的左边，久伊辛赫亲手栽种的赛福莉树，开满了无数的花朵。看着这些花朵，久伊辛赫那英俊的笑脸，纯朴的心灵、简朴的生活，单纯而高尚的情操，一幕一幕清晰地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久伊辛赫犹如雄狮一样骁勇，又像小鹿一样温柔——他完全占据了罗库波迪整个的心，他的形象一直萦绕在这位祭司的脑际。从前，罗库波迪总以为自己比久伊辛赫伟大；现在他才觉得，久伊辛赫要比自己伟大得多。一想到久伊辛赫对他那样崇敬，他就对久伊辛赫产生一种景仰之情，而对自己却十分厌恶。一想起他对久伊辛赫所进行的那些无端的责备，他的心都要碎了。他默默地对自己说：“我无权责怪久伊辛赫。假如能和久伊辛赫再见一次面，哪怕是一瞬间，那么我也要向他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他原谅。”现在，他又开始回忆起久伊辛赫曾说过的一切。久伊辛赫的生活画面——闪现在他的眼前。站在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面前，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一切争吵和仇恨。周围那种沉闷的生活气氛仿佛也变得轻松了，他不再感到窒息了。本来是他将诺科特罗扶上了宝座，可是诺科特罗做了国王之后却反过来侮辱他。今天，他想起这件事也不再感到烦恼了。因为他意识到，尊敬和侮辱都毫无意义，想到这里他就微微地笑了。他只想做一件能使久伊辛赫满意的事，可是他看不到周围有这样的事——四周空荡荡的。这座凄凉的庙宇仿佛压在他的胸上，使他喘不过气来。他必须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以此来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望着这座孤寂无人而又毫无生气的庙宇，他觉得，自己像被关进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心里感到烦躁不安起来。他站起来，心神不宁地在树林里踱来踱去。对庙里那些毫无感情又毫无用途的神像，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憎恶感。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觉得长期侍奉这些死气沉沉的石像是毫无意义的。夜已经很深了。罗库波迪用火镰打着火，点上灯，然后拿着灯，走进摆设十四位神像的庙堂。他一走进去，就看见那十四位神像仍然像从前一样立在那里。在去年阿沙拉月的那个黑夜，在微弱的灯光下，这十四位神像冷漠地望着静卧在血泊中的久伊辛赫的尸体，今天，它们还是那样毫无情感地伫立着。

罗库波迪大声吼叫道：“假的！统统都是假的！啊，久伊辛赫！我的孩子，你为谁献出了可贵的鲜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天神，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灵！是魔鬼罗库波迪吸干了你的血液！”

说着，罗库波迪就从底座上抓起迦梨女神的石像，把它拖到庙门口，用力向下面推去。黑暗中，那尊石像沿着石阶哐唧唧滚动起来，最后坠入了戈摩迪河。这个没有灵魂的石头魔鬼，多少年来一直在吸吮着生灵的血液。

今天,它终于消逝在河底数千块石头中间了,可是它怎么也不肯离开人们那铁石般的心灵宝座。罗库波迪吹灭灯,走出庙门。就在那一夜,他离开了京都,出走了。

第四十一章

不久前,比尔邦先生在靠近诺亚卡利的尼贾摩陀普尔村住了下来。那里发生了可怕的瘟疫。

当时正值帕尔袞月末。有一天,阴云密布,时断时续地下着毛毛细雨。后来,当黄昏降临的时候,又刮起了风暴。一开始刮的是强劲的东风,深夜时又开始转为猛烈的东北风和北风。最后,风渐渐停了,下起了滂沱大雨。这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洪水来了!”于是,有的人上了房顶,有的人登上了池塘岸边的高台,有的人爬上大树,也有的人蹲在庙宇的屋顶。昏黑的夜,暴雨下个不停。洪水的咆哮声渐渐逼近了。村民们惊慌失措,完全绝望了。这时候,洪水来到了。两次洪峰接踵而至,第二次洪峰过后,漫进村里的洪水几乎有八肘深。第二天,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洪水退了一些。村子里的房屋剩下不多了,而且到处都见不到人影。人、牛、羊的尸体,被淹死的豺狼和恶狗,从别的村庄漂浮过来。一些槟榔树被折断了,被冲走了,只留下一些残断的树干。许多高大的芒果树和木棉树被连根拔起,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从别的村庄漂来的屋顶凄惨地俯卧着,仿佛由于与墙壁分离而在悲泣。锅碗瓢盆遍地都是。大多数房舍的周围都有竹子、芒果树、木棉树和马达罗树^①等高大的树木,因此许多人没有被冲走,被树木挡住了。有些人一夜都爬在被洪水冲得摇摇晃晃的竹子上,有些人被马达罗树上的尖刺划伤,有些人挟在被拔起的树上漂走了。洪水退了之后,活着的人们陆续从树上爬下来,在死难者中间辨认自己的亲人。大多数尸体都是从其他村庄漂来的,所以没有人认领,也没有人把他们掩埋。一群群老鹰飞来啄食尸体,它们不必再与豺狼恶狗厮打争食,因为豺狼和恶狗全都被淹死了。有十二户帕坦人住在这个村子里,他们的房屋都建在高处,所以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幸存者,有房子的就住了进去;没有房子的就到别处去寻找栖身之地。在外地的一些人也陆续回来,开始重建新居。村子里又逐渐建起了

^① 马达罗树:印度一种带刺的树,开红花。

新住宅。由于尸体腐烂污染了水源以及由于其它种种原因,突然发生了瘟疫。瘟疫首先是在帕坦人的集居地蔓延开的。没有人埋葬死者,没有人照看病人。信奉印度教的人们认为,因为穆斯林宰杀圣牛,所以他们才遭到此种厄运。由于种姓歧视和害怕失去种姓,没有一个印度教徒肯给他们一点水喝,肯帮助他们一下。正是在这种时候,苦行者比尔邦来到了这个村庄。

比尔邦还带来了几个弟子。他们因为害怕瘟疫,都企图逃走。可是比尔邦强行把他们留下来。比尔邦开始照料遭难的帕坦人:给他们喂饭、饮水、吃药,替他们埋葬死者的尸体。印度教徒看到这位印度教苦行者的这种下贱行为,都非常惊奇。比尔邦却说:“我是个苦行者,我没有任何种姓。人就是我的种姓。当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还讲什么种姓!当天神所创造的人正需要人的友爱的时候,高谈种姓又有什么用呢!”看到比尔邦这种毫无偏爱的高尚举动,印度教徒似乎也不敢贸然蔑视或谴责他了。他们也无法断定,比尔邦的行动究竟是好还是坏。根据他们对古代圣典的肤浅的了解,他们怀疑地说“不好”,可是他们的内心却又说“很好”。比尔邦不管他们如何议论,一直坚持工作。垂危的帕坦人把他当做天神的化身。为了不使帕坦人的孩子染上瘟疫,比尔邦把他们带到印度教徒的家里,但是印度教徒非常恐惧,谁都不敢收留他们。于是比尔邦就把他们带到一座被遗弃的破庙里,让这些孩子们住在那里。每天早晨一起来,他就外出为孩子们乞求施舍。可是,谁会施舍呢?哪里还有粮食呢?许多人都被饿死了。村子里有一户穆斯林地主,他住在很远的地方。比尔邦找到他,费了很多口舌,最后才说服了他。于是,这个地主开始从达卡运来大米。比尔邦继续照顾病人,而让他的弟子们给人们分发大米。有时比尔邦还带着孩子们出去玩要。孩子们一看见他,就唧唧喳喳地喊叫起来。傍晚,假如谁从庙门前走过,他大概会以为庙里栖息着上千只鹦鹉呢。比尔邦有一把类似埃斯拉兹琴的乐器。当他劳累的时候,他就一边弹琴,一边唱起歌来。孩子们围着他,有的听,有的拨弄琴弦,有的放开嗓门,跟着他唱起来。

后来,瘟疫从穆斯林集居区蔓延到印度教徒的集居区,并且在村子里发生了骚乱——穆斯林开始成帮结伙地偷盗抢劫,他们遇到什么就抢什么。甚至把病人从床上推下去,抢走他们铺上的席子,行李等物。比尔邦竭尽全力劝阻他们。他的话他们都愿意听,谁也不敢违背。就这样,比尔邦费了很大力气,才恢复了村庄的平静。

一天早晨,比尔邦的一个弟子走进来,向他报告了一个消息:一个外乡人带着一个小孩倒在村里的一棵无花果树下,看来是活不成了,因为他也染

上了瘟疫。比尔邦急忙赶到树下,看见是凯达赖绍尔倒在那里,昏迷不醒;特卢博倒在尘土里,睡着了。凯达赖绍尔已经病入膏肓,由于旅途劳累和饥饿,他已经虚弱不堪,所以很容易遭到病魔的袭击。对他来说,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了,他终于死在了那棵树下。看见特卢博,就仿佛让人觉得,这孩子由于肚子饿而哭了很久,现在反倒睡着了。比尔邦轻轻地把他抱在怀里,向他那所儿童之家走去。

第四十二章

吉大港当时隶属于阿拉干^①王国。戈宾多马尼克被驱逐后,就来到了吉大港。阿拉干国王派了一位衣冠楚楚的使者来见他,使者对他说,如果戈宾多马尼克想重新登上国王宝座,阿拉干国君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戈宾多马尼克回答道:“不,我不需要宝座。”

使者说:“那么,就请伟大的陛下作为贵客,到阿拉干王宫暂住一些时候吧。”

“我不想住在王宫里。”国王说,“如果能在吉大港附近给我一块安身之地,我就十分感激阿拉干国王了。”

来使说:“陛下喜欢住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住在什么地方。请陛下就把这里当做自己的王国吧!”

阿拉干国君的几个侍从就留在了国王的身边。戈宾多马尼克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以为阿拉干国君可能对他还不放心,所以才让侍从呆在他的身边。

在摩亚尼河岸上,阿拉干国君为伟大的国王建起了一座住宅。这条水清见底的小河,穿过大大小小的石块,湍急地向前流淌。河的两岸,青山连绵,怪石嶙峋;五颜六色的芳草在青石上拂动;山顶上还有一些小小的洞穴,里面栖息着各种鸟类。有的地方山峦陡峭,高耸入云,致使阳光很迟才能照到河面上。山坡上生长着大片的灌木丛,千姿百态的枝叶随风摇荡。在河两岸的群山之间,两片密林郁郁葱葱,犹如两只手臂伸向远方。山顶上,一棵高大的白色戈尔宗树微微倾向河面,它的情影在涓涓流淌的河水中翩翩起舞;长长的蔓藤攀附其上,微风吹来,摇曳飘荡。一片可爱的滴翠流彩的

① 阿拉干:中世纪的一个王国,位于现在的缅甸北方。——译者注

香蕉林,镶嵌在层峦叠嶂的丛林之间。许多细小的溪流冲开河岸,像一群孩子,伸出激动不安的手臂,迈着匆忙的脚步,格格地笑着,窜到河里。这条河流平缓地流出不远,就奔腾直泻而下,在某些地方漫过石阶,激起翻滚的狂澜。这种永不休止的滔滔水声,在静默的石壁中间久久地回荡。

戈宾多马尼克就住在这绿阴掩映的幽静的山脚下。在这凉爽宜人的溪水边,终年可以倾听到平缓涓动的潺潺流水声。他感到胸怀坦荡,心里十分宁静。蕴藏在静谧的大自然中的那种令人欣慰的深沉的爱,犹如千百口甘泉,从四面八方涌进他的心田。他驱逐了自己心灵洞穴中的各种屈辱,敞开心扉,让明媚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入自己的心房。是谁给他带来了不幸和痛苦,是谁不肯以友爱回答他的友爱,是谁一只手接过他的馈赠而另一只手又向他献上了忘恩负义之果,是谁受到他的尊敬反而又来侮辱他——所有这一切,统统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看到端坐在岩石宝座之上的古老大自然的那种永不休止的创造品格和它那无忧无虑的宁静风姿,戈宾多马尼克自己仿佛也变得那么古老、那么伟大、那么平静了。他仿佛也把自己那无私的爱扩展到遥远的天涯海角——他抛弃了一切欲念,双手合十地说:“啊,天神!是你从那摇摇欲坠的享乐之巅把我召回到你的怀抱,并且保护着我的这次远行。本来我是想坐等一死的,可是现在我又活下来了。当我在位为王的时候,我并不晓得自己的伟大,今天我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的伟大——它简直可以容纳整个宙宇。”最后,他两眼垂泪,又说“啊,伟大的神主!你夺走了我钟爱的特卢博,那种离别之痛现在也没有完全从我的心头消逝。可是现在我明白了,你是做了一件好事啊!为了这种自私的偏爱,我准备抛弃我的一切职责,甚至准备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是你使我摆脱了危难。我收养特卢博,是把他作为对我的善行的一种褒奖;你把他夺走之后我却得到了启发。现在我意识到,善行本身就是对善行的褒奖,所以今天我才把那种纯洁的离别之苦看作是一种欢乐,看作是你的恩典。啊,神主!我并不是为了报酬才像仆人那样工作,我是出自对你的爱,才甘愿为你效劳”。

戈宾多马尼克发现,习惯沉思的大自然聚集了许多爱的溪流,尔后把它们变成江河,送往人们的居住之地。凡是肯接受它的人,就会消除干渴;即使你拒绝了,大自然也决不侮辱你。戈宾多马尼克对自己说:“我也要将在幽静无人之地聚集起来的这种爱向人们传播。”于是,他就走出了自己的山间庭院。

突然放弃王位,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脱掉国王的锦衣,换上苦行者的长衫,也不那么容易。即便放弃王位比较容易做到,可是我们

也不可能把长期养成的许多习惯一下改掉,而这些习惯都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骨髓和肌肉里,如果不及时供给它们食物,它们就会吸吮我们的血液。谁也不会认为,戈宾多马尼克住在他那座僻静的小房子里,只是坐在那里呆呆地冥思苦想。实际上,他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的许许多多习惯进行斗争。每当缺少某种日用品他心里感到难过的时候,他就会责备自己。他已经不再给心里的那条饥饿的千首之蛇任何食物了,并且想以此来毁灭它。他一步一步地战胜了许许多多的习惯,感到十分惬意。他终于驯服了在贫瘠的荒漠中不停地跳动的那颗饥饿的心,就好像驯服了一匹奔驰的烈马一样。这些天来,他一刻也没有休息。

离开山区,戈宾多马尼克朝着南方的大海奔去。他抛弃一切欲念,内心感到十分坦然。再也没有人来妨碍他,没有人来阻挡他前进的路。他觉得大自然十分宏伟壮观,自己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开始发现林木蔓藤中的一种新绿,太阳中的一种新光,自然界中的一种新型的风姿。他走进村庄,在人们的每一种劳作中,看见了一种新型的美,在人们的言谈笑语和行走坐卧中体验到了一种新型的歌舞般的温柔。在与人们的交谈中,戈宾多马尼克得到了乐趣,对于那些不理睬他的人们也不怀有恶意。他想帮助弱者和安慰那些遭到不幸的人。他心里想:“我要把自己的幸福和欢乐都献给别人,因为我自己没有需求,也没有欲望。”在他眼里,通常不被别人注意的那些现象都具有了新意。当他看见两个小孩坐在路边玩耍,或者看见兄弟、父子、母子相聚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他们满身泥土、穿戴寒酸的外表,而是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蕴藏在人类心灵之中的一种深沉而永恒的爱。他看见怀抱婴儿的母亲,就仿佛看到了过去和未来的一切婴儿的母亲。每当看见两个朋友相会的时候,他就仿佛触摸到了人类相爱的纽带。从前,他常常觉得世界上失去了母爱,而现在他却发现,世界正倒在永远清醒的母亲的怀抱里,母亲也在亲切地望着自己的孩子。现在即使看到人世间的痛苦、悲伤、穷困、纷争和仇恨,他也不再感到绝望了。即便望见一点幸福的影子,他内心里的希望之花也会穿过千万层不幸的罗网,向着天堂开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难道就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一个弥漫着友爱和自由之云霞的早晨吗?在这样的早晨,我们会发现,这个充满欢笑和恸哭的世界,犹如一个可爱的新生婴儿,正倒在一个无限秀美、无限友爱和幸福的怀抱里。在这样的早晨,谁也不会折磨我们,谁也不会夺走我们尘世的幸福,谁也不会把我们关在某种围墙内。在这样的早晨,一种前所未有的竹笛就会奏起乐曲,一种前所未有的春天就会复苏,人世间就会充满永恒的青春

乐。在这样的早晨,就不会再感到痛苦、贫穷和不幸。在戈宾多马尼克的生活里,洋溢着新的自由和欢乐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他感到心胸开阔,襟怀坦荡。

距离吉大港南部的拉姆城还有十克罗什。将近黄昏的时候,戈宾多马尼克来到了一个名叫阿洛姆卡尔的小村。当他从村边一座草房门前经过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孩子微弱的哭声。当时戈宾多马尼克的心情十分激动,他立即走进那座茅屋,看见年轻的主人抱着一个瘦弱的孩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孩子瑟瑟地颤抖着,不时地啼哭着,声音十分微弱。这位主人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想拍他睡觉。看见一身苦行者打扮的戈宾多马尼克,主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

“师傅,请为这孩子祝福吧!”那声音显得很凄凉。

戈宾多马尼克解下自己的披肩,裹在这个浑身颤抖的孩子身上。这时,孩子抬起他那清瘦的脸来,看了一下戈宾多马尼克。孩子那两个眼窝有些发青——在那张清瘦的脸上,除了一双大眼睛仿佛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他望了一眼戈宾多马尼克,两片薄薄的苍白的嘴唇微微地翕动着,发出一种微弱的声音,然后又把头搭在父亲的肩上,沉默了。父亲把他放在地上,向国王躬身施礼,并且从国王的脚上抓起一点尘土,撒在孩子的身上。国王抱起孩子,问道:“你就是这孩子的父亲吧?请问尊姓大名。”

房主人回答说:“我就是他的父亲。我的名字叫贾多博。天神把我的几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带走了,现在就只剩下这一个了。”说完,他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国王对这位房主人说:“今天夜里就让我作你的客人吧。我一点也不饿,你不必为我张罗食物。我只在这里住一夜。”这天夜里,国王就留住在这座茅屋里。他的侍从住在村里一户属于迦耶斯特种姓^①的有钱人家。

天色渐渐暗下来。离村子不远有一个小湖,上面长满浮萍,湖上烟雾弥漫。村民点燃了从牛棚里清扫出来的干草和枯叶,浓重的烟云不肯向高空升腾,而是低低地向四周扩散,并且渐渐地遮住了宽阔的水田。从带刺的野生灌木篱笆底下,传来了令人烦躁的蟋蟀的叫声。风停了,树叶纹丝不动。在小湖对岸的一片浓密的竹林里,一只小鸟发出婉转清脆的啼鸣。戈宾多马尼克借助微弱的灯光,望了一下病弱孩子的那张苍白清瘦的小脸,然后替他裹好披肩,坐在他的床边,开始给他讲述各种故事。黄昏已经过去。从远

① 迦耶斯特种姓:孟加拉的一种类似婆罗门的高级种姓,也称文书种姓。——译者注